

覆  
甕  
集  
刑  
名

覆甕集刑名卷三

東敬張我觀昭民甫著

賊惡潑竊等事

審得監生王混家於康熙五十六年正月間失竊一案已獲林琛鄭太李棟並線賊李正窩家馬祿前任三次審供定擬大部恐有諱強爲竊之處屢奉駁查今又以原呈原供未叙復蒙飭審

卑職

遵集嚴訊實係是竊非強間壁杏花寺挖墻入室是

此案之被竊情形也夥件尚在杭州故此不敢行劫是此案之爲竊情由也並無火亮器械止有四人行竊是此案之始終是竊供吐實証也夫強與竊止就本案之情事而言非因別案之

疑似而定此案實則是竊是以前任照竊定擬也至首犯李孔  
現在嚴緝不可因其未獲各犯待質久羈原呈原供已載在前  
詳無須另叙擬合連人解赴仰請 憲臺賜核俯照前議俾定  
案早結各犯庶免拖累矣

前事

覆看得監生王浼家失竊一案蒙 大部屢行咨駁今又以金  
髻珠帽緞衣等物不止值銀四十兩明係諱強爲竊復駁到案  
並奉取承審職名伏查五十六年正月自發覺以至今日失主  
無一字涉於強盜供無一語涉於強

卑職

兩次核審究當日之

情形詰目前之供吐總無絲毫涉於強則林琛等縱具強盜之  
心胸亦實有行竊之時日就竊言竊不敢縱亦不敢枉 大部  
若謂贓多盜逸以承審者爲諱盜於案內必有一隙之可乘而  
後可以從而按擬今情節供狀歷繪在紙似不肯朦朧諱飾爲  
瀕死之數盜乞哀而自甘其罪譴情已得真案難移就相應仍

照原議援赦刺字林琛等合於劉光漢大盜劫殺案內從重歸  
結李孔獲日另結蒙取承審職名實非諱盜仰懇恩免

前事

覆看得林琛等行竊事主王浼一案前據報竊呈詞嗣獲各盜  
訊供再查究失事情形反覆推鞠歷歷在卷此案之是竊非強  
絕無疑義顧 大部屢以承審者未得真情又復駁飭是亦慎  
重至意但林琛等四人於本案內上下刑審不下數十次此數  
盜現犯別案俱無生機彼亦何肯抵死茹刑不終吐一強字而  
承問官翻於案外懸擬其爲非竊避一時之駁查罹將來之失  
入亦斷斷不肯刪改真供游移枉法也雖王浼失單原須爲憑  
而現犯供招亦非不實若因所失既多斷以爲強則竊盜無滿  
貫之條矣 卑職 嚴究再四並無諱飾相應仍照原議併懇免取

職名合再具詳

大盜刼殺等事

覆審得城居監生劉光漢家於康熙五十六年正月廿五日夜被刼一案前任姚令奉飭緝審是年十二月初四日准前任紹協鎮陳照發本協食糧隨丁諸榮卽馬欽并伊子馬祿馬奇三人又據林德投首各到縣訊得線窩夥刼情形詳請分咨緝拏續准各府縣移解林琛等各盜到案研訊實情按擬招解繼因姚令奉議降調 卑職 承乏接審亦復按擬招解蒙 前憲俞勘轉 前撫憲屠親勘具 題屢奉 部駁祇因各盜續供窩盜分贓之陳三無獲且問擬現盜名數與原報不符疑有徇縱減少復行飭審詳請咨提旋蒙福省移解陳情舍陳駁舍卽陳三



到縣又移提狼山營兵曹景尼卽陳榮舍亦據投到

卑職吊集

各犯逐加研訊各盜僉供是夜上盜實止現在之林琛李七陳賢鄭太李宗林德并未獲之李孔取供後病故之黃印李魁九人其現在之馬祿李正張銘卽張明馬奇并取供後病故之馬欽蕭老劉成七人俱係窩線受賍並不同行上盜總符原報十六人之數至解到續扳之陳情舍陳戰舍卽陳三并投到之陳榮舍三人實係狡供誣扳藉延時日並無窩歇分賍情事

卑職

猶慮其賄囑改供再四窮詰并有無分賍隱匿之處各盜堅供如初祇緣陳情舍等三人皆陳協鎮族屬先因協鎮差拿破案所以馬祿等啣恨讐扳且得藉延時日以故初供不及招後狡

展及至面質良心難昧直供誣陷真情查定例內凡盜賊行劫殺人初審之時自行招認夥賊數目明白供出事主者卽行歸結不准其再行妄扳拖累等語雍正元年十二月十六日奉

旨准兵部尚書盧

條奏亦援此例通行欽遵在案今此案奉駁再

三歷審無異相應仍照原擬除取供後病故之李魁黃印馬欽蕭老劉成不議外現在之林琛李七陳賢鄭太李宗皆斬決梟示不同行分贓之窩主馬祿亦應斬決聞拿自首依律減等之林德線引謀竊之李正分別徒杖但事犯赦前應予援宥馬奇事後容隱張明不知買贓均應免議其從前審釋之陳情舍現在被誣之陳戰舍卽陳三陳榮舍并馬奇應請摘釋逸盜李孔

嚴緝獲日另結再查林琛李七卽李八鄭太李宗陳賢張明俱  
於江省吳縣孫公融等案有名現在開取各供仍俟彼案勘定  
從重歸結再此案承審實無徇縱減少情弊奉取職名仰祈邀  
免餘備前招不復冗贅

覆甕集刑名卷四

東敬張我觀昭民甫著

憲役佔寡事

看得馮孔氏以 憲役佔寡等事告方銓一一案緣銓一身充  
憲書家居鄉里據云有妻病弱母命娶副協助適與山邑差役  
鄭惠公蠶務往來偵知其家有寡居弟婦馮氏名祿姐少艾無  
子意欲出帷遂倩伊親俞子瑞爲媒向其前姑鄭王氏繼母馮  
孔氏說合婦女何知見金便許遂於上年十一月十九日納聘  
隨娶過門元霜已成藍橋就渡自謂與人無患與世無爭矣殊  
不知馮氏尚有親伯馮爾達親弟馮鼎仁初不與聞攘臂而起

以其室中有婦歷良爲賤激起孔氏抱告上控奉 憲批查

早

職集訊衆供各執其說俱不足憑惟訊之馮氏供稱親姑鄭王

氏受聘禮繼母馮孔氏得有望銀舅俞子瑞爲媒妁其爲明  
娶無疑而且二女同居兩情相洽然不免有大小之分所以爾  
達等有壓良之控今其事已成若復判離令其別締則再醮之  
婦其可再乎亦非承讞者維持風化之初心矣爾達等總欲收  
覆水以洗羞其可得乎惟是方銓一有妻有子漁色再娶不能  
無議按律民年四十以上無子者方聽娶妾違者笞四十方銓  
一應笞四十但若予的決未免閨帷色沮着於名下罰銀幾兩  
追繳 憲庫以充公用俞子瑞係馮氏老親議親不與聞馮族

家長殊不合亦著名下罰銀幾兩給與爾達等辦祭馮氏祖先  
以贖其辜鄭王氏馮孔氏一姑一母皆得爲主但配非正耦女  
流免議馮爾達念其激於侄女陷良免坐主唆餘人無干槩請  
省釋

匿喪滅倫等事

康熙六十年五月分

審看得傳張氏控告伊侄傳現一案緣現之季叔性敏曾爲陝西長寧驛驛丞是時薄有積蓄雖娶有張氏無子而氏撫有前夫之子卽今之學傳也本屬螟蛉原非骨血將所蓄陸續寄歸現父代爲置產當日性敏篤於友愛或有分潤於兄若侄原未錙銖爲今日計也嗣陞中牟尉而妾已生子於四十八年間歸老稽山與嫂侄同居從無間言未幾身故所有田產資本爲養子學傳花耗殆盡矣五十六年現自京回里孀侄亦無他辭緣今二月十五學傳使酒成隙挾其母旣赴

卑縣

鳴冤復投

憲轅

控訴

卑職

查張氏在縣初呈粘有性敏家書一稿中爲資產起

見琨雖極辯是書之詐然孀氏垂老而窮所當盡猶子之誼而力爲膳奉者琨奉訓諭隨憑親族議置田畝爲伊孀日用之需所以置田自膳而必立議者實由學傳少年無行時時欲逞大願於其兄惟是漏卮不滿卽竭琨之所有亦不足償不得不明白立議以杜其耽耽之視乃不敷所望更生蜚樓之訟事固妄想亦有酒徒爲之慫慂耳今傳琨願置田畝付張氏自膳可否俯允所議

卑職

未敢擅便至性敏之親子尚幼其家政傳琨尚

當總理須其成人以付託之學傳自幼隨醮無家可歸况配有室家受許貲產總不能報恩父於地下養生母於目前亦何忍不自治其生而終入匪流之習耶傳氏兄弟之產不必過問可



耳其誣飾扛帮槩請寬究

唆殘同氣等事

雍正元年十二月份

看得馮子惠之妻鄒氏於五月間病故其弟子瞻欲以子思浩

立嗣因子惠不允遂駕題控縣

卑職

批族理處據該族馮君卿

等覆呈各分左右袒適屆農忙爰令開期稟審今子瞻抱牘懇

轅蒙

憲提解在案遵奉

憲臺發查

卑職

虛衷研訊蓋子惠

既有親舅何必更行立後子瞻不遂所欲忽從平地生波查車  
氏入門之初惠母在堂惠妻在室惠舅與議三黨四鄰皆知子  
惠娶妾矣今子瞻獨指爲亂倫則何不鳴之於十五年前而  
乃發之於伊嫂開弔之後蓋謂若無親子思濤則披蔴執杖者  
必其子也而子惠之家資盡在囊中矣不知弟兄相合雖芝蘭

繞膝自然撫侄如珠若意氣多乖卽嗣續無人祇願投身荒谷  
子瞻之計不亦左乎至馮士顯之賣產與王氏絕無干涉馮子  
愚之匿稻在差役實未得錢要皆子瞻牽率而來以爲犄角之  
勢耳不然彼二人者旣遭屠毒豈容隱忍至今哉總之此案準  
情酌理車氏非淫奔之婦思濤非姦生之兒爲鄒氏服斬衰三  
年宜也而子瞻陷兄以不義之名本應法究姑念愚民無知一  
經懲治愈傷手足之情可否與扛幫之馮伯良等從寬斥逐出  
自 憲恩非 卑駁 所敢擅爲祝網也

奸佔謀陷等事

詳看

雍正元年十二月分

審得職員陳湟監生郭源其眷屬皆謝張氏之女也初則臭珠相投後則嫌疑成隙康熙六十乙年郭源以指撞控湟今春陳湟以姦佔控源蒙前府憲飭審而謝張氏亦控陳湟於紹鎮批令中軍會審緣人証不齊未經對簿茲奉憲臺批發各呈到職遵卽提齊研訊據陳湟所控並未當場現獲且伊妾與母相依不離左右郭源每至府城以謝宏爲居停亦屬情理之常非必俟乎堂俟乎著也卽源與屋與謝比隣不過燈火相照如以此爲鑽穴踰牆是猶男女並行於道遂謂彼有淫具矣據郭源所控無論虧空大案部辦萬難挽回且五十七年伊父被參

乃於五十九年在數千里外與不曉事之人輾轉相托豈非怪事雖云議單書札可憑而八百兩之銀詰諸過付則郭存仁已死蔣體發遠遊僅一顏唐之錢介人又不証其有而証其無當日與者受者過付者均有護符礙難刑訊是在兩造之各發天良耳據謝張氏所控如伊女果係正妻則行聘遣嫁自有禮文乃不爲百兩之迎而借一枝之寄今張氏呈閱信約陳湟堅稱捏造卽並非側室四字亦明知使君有婦不欲顯作小星之列矣且六十一年張君實等立議有謝以歸聘爲詞陳以給米爲便等語天下豈有成婚七年而始歸聘之理乎第陳湟與謝氏亦旣抱子忽駕無影之詞棄如敝蹤果因長條攀折乎抑色衰

而愛弛乎總之此案姦佔無憑指撞難訊惟惶妾謝氏若斷田  
別居終非善策應令挈子歸家安分撫育較之間雲野鶴庶爲  
得所依歸耳是否允洽伏候 憲裁

前事 詳看

看得陳湟郭源互控一案前經審詳其指姦弗論已蒙 憲臺核批至所控撞騙伏讀 鈞批仰見 憲臺摘奸發伏至意遵卽提齊覆訊兩造堅執初供備錄在卷夫天下之事變幻靡常不外情理二字郭源救父亦人子實情然虧空大案外經 上憲查叅內奉 大部察議區區書辦不過供抄寫司簿籍而已魯魚亥豕且不敢一毫舛錯其能譸張爲幻於三年後改已報之侵漁作開銷之額數乎卽有神奸膽肆舞法爲郭源者亦必星馳北上對面開通試之而有成驗然後酬以金帛烏肯憑一紙空書相隔數千里而以八百金之朱提若投流水誠如 憲

批源雖至愚亦不出此况有老誠之錢介人左提右挈乎且伊  
父被叅三年尚無完報源何不以此銀上納亦可稍緩此追而  
顧父坐圜園子歸田里作此遙遙不可必之舉耶以正理論所  
控爲誣錢介人有議無交之供足爲定案而郭源猶曉曉不休  
豈天下事果有出於情理之外者乎相應解赴 憲臺親審庶  
燃犀之燭物無遁形非 卑職 所敢擅便也



統衆刦女事

詳看

雍正二年三月分

山陰縣

審看得馮叔良與尉俠文郎舅至戚或於杯酒言歡之際以子女議婚究之二十餘年並無一言議及一絲爲定也二月十七日俠文強娶叔良之次女與子天元爲妻并傷叔良手腕具稟山邑關提復愬 憲轅蒙 憲臺批 卑職查報遵卽提齊研訊

據俠文供叔良前以長女訂婚復行別嫁故娶次女爲媳等語據叔良供並無許親之事實係被他搶去等語質諸馮叔安及王開先等止一叔安証其娶里隣蓋証其搶當日果締絲蘿則長女遣嫁之時卽應控理乃默無一言竟敢昏暮叩門刦其弱息以叶納婦之占也耶相應將搶親之尉俠文硬証之馮叔安

分別柳責再查姑舅姐妹不得爲婚應斷離異二姐着依父母  
領回是否允協伏候 憲裁

蠹籍縣枉事

詳看 雍正三年六月分

查得顧大福乃刁誑健訟之徒也其以蠹籍縣枉等事牽控

憲書張鎬與伊兄張元度買奪伊妻季二姐作妾一案先緣朱馬氏卽季馬氏與伊已故前夫季士超原係乞兒夫婦以船爲家生有二子長名禹光次名酉德又三女長適王姓次幼未字曰二姐曰喜姐康熙五十三年憑媒金子顯將次女二姐許配顧大福斯固一言爲定矣逾年士超母死乏殮夫婦同名立契將二姐賣與童彙占作婢期定八年回贖又逾年而士超物故馬氏又將喜姐賣得薛姓銀殮殮其夫遂將二子繼託與人而自再醮於朱門矣斯時也一家離散而顧大福者亦萍水生涯

曾不一顧荏苒八年二姐年已及笄雍正元年七月旬初馬氏  
遂因媒謝伯明汪長如說合向童家贖出二姐嫁賣與張元度  
爲妾所得財禮銀兩除完童價外盡歸私橐初不預聞其子以  
故季禹光拴同顧大福各控到縣曾經集訊奈馬氏潛匿不到  
嚴飭差役跟緝訊結難定爰書延至上冬張元度呈報季二姐  
於十二月初七日病故 卑職 亦慮其有捏情批飭確查據有鄰  
佑丁繼昌張公載等甘結存案旋據馬氏投到老乞婆亦自知  
其罪供稱原以喜姐許配大福可以贖歸完姻 卑職 原情而論  
二姐已死卽以典娘續慶娘未爲不可而大福不允再按律而  
斷擬予馬氏重杖着令名下倍追財禮而大福不從執稱二姐

捏死羅織多人駕控

憲轅奉批

卑職

秉公確審敢不凜遵復

集研訊刑加馬氏堅供如初當卽差押大福親赴墳田看驗二姐殯棺復又傳到排甲鄰總醫生并驗殮陰陽土工人等各具甘結僉供二姐病死是實已無疑義又安得返魂香續彼三生未了之緣耶總之此案罪在馬氏一人自應按律重杖的決不枉仍於名下倍追財禮銀十二兩給與顧大福另締良緣或可小姨作大姨則喜姐猶在聽其自願至張元度買婢作妾初不知其爲顧家婦也今且人財兩失累訟三年良亦苦矣 憲書張鎬毫不與聞在

卑職

自揣亦無徇枉此皆操筆訟師借官囊

二字以倖准耳統惟

憲鑒原買主童彙占僅歸婢價如賣如

贖似難懸坐做媒說合之謝伯明汪長如洵不知情其餘若朱  
子宜張靜如朱天益童君穆俱係事外牽連丁繼昌張公載現  
在隣總共証並非冒結槩請省釋緣奉批審事理卑職未敢擅  
便合將前後供詞備錄附呈伏惟 憲鑒電察批示遵行

前事

覆看得顧大福之告張元度買伊妻季二姐作妾一案與憲書張鎬毫無干涉而必牽控者此狡獪訟師借憲書聳聽俾准以挾制有司之伎倆也查朱馬氏卽季馬氏將女二姐先許顧大福爲妻繼賣童彙占爲婢後嫁張元度爲妾已經卑職審明各情因二姐物故律擬馬氏不應重杖的決仍着倍追財禮銀卅二兩給付顧大福另締良緣或據馬氏之供將幼女喜姐接姻備文詳覆奉前院批飭以偏袒憲書仰再秉公安斷等諭駁轉卑職遵覆研訊各供如初揆情度理馬氏與前夫季士超將二姐許與大福之後旋賣童彙占爲婢此康熙五十五

年事也未幾而士超逝世馬氏再醮歷經入載而大福曾不一顧至雍正元年七月間馬氏抹煞許婚情節央媒說谷將二姐贖出契賣與張元度爲妾在馬氏竟忘一言爲定亦太福入載絕耗之故若據馬氏供稱所許大福幼女喜姐現經賣與薛姓願與贖歸完姻此亦悔禍之萌冀續前盟以消弭其訟爨耳其情可原而其罪難逭是以按律而擬予以重杖倍追財禮法無可加然在張元度之買婢作妾初不知其爲顧家婦也卽窮詰媒合之謝伯明汪長如僉供馬氏先言二姐並不許人現有童姓賣契寫明赤據律載不知情者不坐則張元度卽無 憲書之弟 卑職 其能律外苛求故加以罪乎 憲書張鎬供稱伊兄



議娶納妾及妾報病故時俱在院辦事毫不與聞

卑職

亦安敢

故入其罪以自沽無偏袒之名乎其餘事外牽連槩難議擬而

顧大福之所以纏告不已者挾稱二姐未死張元度捏報病故

丁繼昌張公載冒隣具結

卑職

亦恐有挾同情弊再四搜求提

訊排隣保甲醫生土工驗殮人等各有供結在案又復押令顧

大福親赴墳田看驗屍棺今奉批覆訊又移開山邑確查准鄭

令開覆並無假冒明求暗訪季二姐實死無疑

卑職

自問此心

無愧不遺餘力而顧大福猶稱二姐詐死俾司獄者從何措手

無怪乎張元度呼號訟棍主唆希圖挾詐累訟按供拘訊有汪

興文供稱徐翰臣朱君尚等暗挽陸榮先說合勒索銀六十兩

方肯罷訟等語事非無因仰祈 憲臺明鑒俯照批結塵案並  
懇嚴肅霜威法懲刁訟庶良善得安地方未吏不爲若輩掣肘  
仰沐 鴻慈於無旣矣餘備前詳槩不贅瀆

故犯不悛等事 審讞 康熙六十一年三月分

查看得章弘勲之祖章豫菴所遺田畝除分析長次二子外存田一百六十一畝零爲祀田豫菴有兩妾顧氏陸氏未及分授卽於此祀田內撥一百二十畝爲二氏膳田終年仍歸存祭遺囑分簿授之甚晰而章德符當日亦與聞其事者五十四年豫菴之次子載思憑族章予範並管冊祝偉先就祀田分撥珍字等號田一百二十一畝零另立戶貫付二氏完糧收花以給日用蓋承先志子道當如是也詎二氏自撥授以來曾幾何時已共賣去五十畝不有賢子孫爲之操持把握將日汰而不可底矣顧其孫弘勲亦以此內號字田七畝二分七厘一毫託爲葬

費立賣與章德符夫此本祭田而爲膳田者也二氏婢妾耳售賣且不可況其子若孫一則曰我不得而知一則曰我不過暫典暫典也者蕩廢之託詞也祭田而可蕩廢則其分授之已產勢必任情縱欲花消殆盡不量示罰何以懲後德符在先與聞分簿列名叔死未寒卽焚其產按以知情詎得謂枉姑寬如律各照價追半貯修古小學馬侯祠餘仍給德符收領一懲其昧奪之愆一儆其耗敗之漸其二氏除前所賣不究外現在田畝不得再行擅賣生以膳養死則併歸均無負豫菴遺言可也存

案

侍兒墓佔等事 審讞 雍正二年三月分

審得裘氏族少丁稀內三房惟士榮一人外三房惟佩與位二人康熙五十七年裘舍如之妻俞氏身故衣衾棺木早經備辦何難入殮緣有田九分一厘屋一間動人朶願惟時士榮年幼伊母王氏不能自主以致停屍六天俞祿先呈縣前任姚着族盛殮祿先倡議舍本房之士榮而以維位承繼將田屋共賣銀十四兩二錢以爲喪費尚存屋基半間今氏構木修葺維位不容氏遂控縣庭訊之下情形畢露查維位一身已繼本支裘信仁裘思紹裘安三人爲後旣難再繼別支又查議卑若當日果繼俞氏則王氏乃內三房之主婦因何竟不與聞明係借維位

以開銷此九分一厘之田半間之屋耳今所存半間屋基不過  
分數應着士榮管業供奉合如夫婦喪祭外三房不得爭執取  
遵依報查立案

公鳴不平等事

審讞

雍正二年四月分

審得李胡氏之繼子曰廷芝廷芝本六皆之子三歲父母皆背嫡孀胡氏撫以爲子歷經二十七年該族李貫一欲爲氏夫三錫立後繪具宗圖呈縣查無同父周親批令小功之侄廷桂承嗣隨據胡氏訴明前因復據李德甫等呈驗繼書議約本縣查閱之下胡氏所有田畝分撥伊侄伊女尚云俟氏身後管業獨至廷桂得分之產令其卽行收管而貫一之垂涎遺產德甫等之圖立議卑俱已和盤托出矣查胡氏守節年甫十八今已四十有六其撫育廷芝不知費盡幾許心血方得娶媳抱孫一旦舍現在之親支而嗣同祖之堂侄能弗痛心酸鼻乎且廷桂不

才難爲氏子該族早已知之又變其議以廷柱之子李炎繼氏  
爲孫除照前分撥外仍云田地房屋俱以應繼之孫管理收花  
噫陽爲繼而陰爲奪玩胡氏於股掌之上吾知其操筆時六皆  
三錫必相對而泣於九原矣夫六皆止生一子不應出繼然三  
歲孤兒苟無胡氏顧復早已委棄荒郊尚能留貽至今乎若近  
日之與母別居必有以其身染瘋疾從中離間者惡疾可醫良  
心難昧廷芝於爭繼撥產絕無一言天必佑之以福仍令廷芝  
主六皆三錫之祀以長子爲六皆孫將來諸子爲三錫孫卽或  
僅生一子亦承兩支宗祧是誠準經酌權合天理而當人心也  
若依該族之議適啓日後訟端烏可哉廷芝卽奉胡氏歸家膳



養母子如初所有田產除分給氏女九畝外俱交廷芝承受合  
族不得覬覦干究是爲案

調處難挽等事

審議

雍正三年四月分

審得邵有功與邵有慶同堂兄弟也祖遺房屋田園無幾有慶外出謀生有功在家力作績置田十餘畝可憐兄弟二人垂老皆無子嗣有功生有一女贅壻孫國祚共處多年上年有功病故其婦王氏招有慶回歸家族邵懋功等不爲其嗣續計乃同衆立議竟將其住屋提作公家祀堂其田瓜分半歸祭祀王氏有慶尚在何以堪此且有功病故不無遺欠王氏將田數畝變賣抵完而族衆卽主使有慶訐控國祚謀吞庭訊之下王氏現領有服侄邵富郎可以承祧應如其意但富郎年幼仍着孫國祚輔翼膳養王氏終老葬祭所有田房繼子與贅壻兩股均分

他人不得過問再有慶夫婦亦皆垂老如族中有可繼者聽其  
自便否則亦着國祚等月給米膳無使其衣食有虧其名下應  
得房屋園地三分之二爲其終老葬祭之用他人亦不得攘奪  
在國祚應體本縣存亾繼絕矜孤恤寡之意庶幾感祭天良全  
始善終無負付託重任邵懋功等立議徇私應予杖懲姑念老  
邁寬免邵漢臣邵素行假助有慶藥食砍賣祖墳蔭木各責以  
儆取供立案

傭人篡繼等事

審議

雍正三年四月分

審得魏守範與魏明凡爭嗣魏守謙之後也緣已故魏守謙無子據守範自稱與守謙近族兄弟按序應範次子承祧明凡係疎遠同姓而爲傭工不應篡繼族人魏仁如等皆附和証之其說謬矣夫無子而立嗣其所重者生則奉養承歡歿則喪服葬祭乃守謙於康熙三十四年歿於京邸其族親歸來卽係明凡治喪成服繼奉孀嫠阮氏母子相依完配成室迄今三十餘年辦葬數世祖棺迨阮氏歿又奉木主成服治喪在明凡亦可稱無忝所後之親矣乃守範魑出與明凡奪繼夫亦知守謙夫婦已歿無勞奉養將欲毀其木主以更名乎抑將起其已殯之棺

而爲之經營喪葬乎推其心也不過因維鵲一巢故爲鳩踞之  
謀耳殊不知律雖按序例又原情爲所後親所親愛者宗族不  
得以次序告爭是明凡之承嗣守謙於情於理於法實屬相應  
斷無移易矣魏守範不得妄生異議姑念宗親免罪立案

滅祖弑伯事 審讞

雍正三年八月分

審得錢宗堯兄弟五人其仲早歿行三四五者俱出仕宦遊所有遺產以及各宦蓄資或多或寡俱交伯氏宗堯居家總理斯時也兄弟同心壘篋叶律何分彼此夫何花萼摧殘諸弟相繼云亡各遺孤兒寡婦言旋故里始議分析爲宗堯者當念手足情深矜憐孤寡推甘讓肥自居饒瘠當亦共諒伯氏之無私矣何乃利令智昏老而貪得於康熙五十九年經親族立議分撥之後復又吝其出納盜賣祭產佔收田租反誣告孤侄毆逆以致三命婦匍匐公庭聽斷之下可歎可恨異日何以見先人九泉何以對諸弟乎應予法懲以風世教緣有該族呈出議約處

和請息姑准輿情以全倫誼嗣後宗堯不得再生覬覦欺凌孤寡事發定應詳褫除將議約批給執照外存讞立案

艷妻活奪等事 審讞 雍正二年三月分

審得盧天錫乃無知小民也娶妻董氏業經六載家貧不能磨  
養伊岳董占生同盧象元顧顯伯阮輝遠等與天錫商議許配  
陳阿武爲妻借至寺東樊浦寺先兌現銀九兩三錢又寫三兩  
欠票有天錫之嫡戴氏捨奪婚書鳴破地方象元等亦附和之  
命親夫盧天錫總甲盧錫以活奪民妻控陳阿武於縣庭訊之  
下各犯直供不諱查盧天錫欲賣髮妻寡廉鮮恥責三十板董  
占生聽婿拆配又復與議責十五板盧象元以有夫之婦設騙  
爲媒責二十五板顧顯伯同爲媒妁姑念年老責十五板阮輝  
遠於欠票內書押亦屬通同念彼從實供吐且家有邁母責十



五板陳阿武不查確實冒昧成事責二十板董氏仍給原夫完聚仍於盧天錫名下追銀九兩三錢給還陳阿武欠票銷毀并諭各犯痛改前非共享昇平之樂立案訖

寃不待刻事

審讞

雍正二年四月分

審得商君德乃負恩起釁之人也向係葉寧之長壻其倚藉於  
岳者歷有年矣迨後伊妻身故伊岳又亾焚焚蔑母自不能以  
有限之資填無窮之壑適葉之次女酉姐許嫁楊勤東爲媳上  
年八月間納聘君德勒借聘銀不遂計搆生員金宗尼於十一  
月間以活拆聘媳具控正在差拘奉文停訟至今楊畢庭訊據  
該生供亾弟克明於四十八年憑媒商君德定葉之次女爲侄  
婦問以行聘何物據稱聘金未發夫一絲爲定千金不移故律  
有雖無婚書但曾受聘財者皆是等語若徒以緣帖爲憑而此  
帖又無某女配某男字樣亦安知不可移花接木乎據稱伊侄

在廣去歲商彬臣自廣回託其送女成親及訊以帶歸家信又云存在家裏夫當堂對簿正需此信以爲迎娶張本乃束之高閣竟不呈驗可爲的據乎且許配一事雖由父母媒妁在男女之心一經定婚亦必戚戚於中者爰差傳西姐到案若先許後悔自必涕泣而道乃從容明辯母親做主許與楊家父親在日從未許與金姓且云一個女兒豈可許得兩家等語而該生逆料口供先行稟案蓋亦知無情之詞至此必然敗露矣再者商君德如果爲媒則當楊姓議婚之時卽應力阻又必於行聘之前奔告金門何至聘後百餘日該生始行具控耶至若葉瑞先之供吐鑿鑿葉天祥等之請究誣明冤又無論矣總之此案商君

德拂借釘仇以十八年前無影之事爲十八年後告拆之圓合  
行重懲以爲無良之戒惜乎金宗尼身列宮墻竟爲小人所愚  
耳今審葉寧之金克明俱登鬼錄大倫遠處廣東西姐夫供如  
一前無聘物後無家書難以一紙名帖遂爲百年婚約也若楊  
勤東則媒聘昭彰鄰族確証應令擇日命子迎娶餘從寬釋蔡  
猷立案

媒棍騙害等事 審讞 雍正二年八月分

審得陳文卿之控倪逸千也緣周成之之妻鄭氏獲罪親姑離  
歸母室逸千爲媒成之與岳母劉氏立契轉配於文卿維時花  
枝無主再嫁東風局內諸人皆深知其原委也祇因鄭氏繼父  
邵長先往來其家而氏母劉氏又執成之養老爰書取償於陳  
以致文卿不甘具媒棍騙害一詞控案庭訊之下原夫之離異  
因其婦職有虧後夫之續婚出自知情成事且業經懷孕何得  
復以瓜李之嫌歸咎冰人也相應斷令完聚邵長先不得再行  
往來餘俱省釋立案

活拆聘媳等事

卷四

雍正二年九月分

審得陳俊卿醫人也緣有王宗文之母偶患一毒延俊往治訂有酬儀奈醫術未精弗獲治痊宗文之母已登鬼錄俊卿不愧醫術之不精反以酬謝無資爲隙計無可施抵賴行醫之事捏造緣帖巧以宗文悔媳爲題捏瀆庭訊文之隣佑楊振公等堅稱見陳俊卿醫治文母况俊卿與宗文相住甚近設果許親事實當九月初六日文遣妹出嫁之時不爲爭理越十月始行控告其奸險刁惡槩可見矣念伊年老姑從寬宥而伊子陳正本知父作此昧心之事不能幾諫反上堂撓越法應重懲隨據王瑞卿楊振公等哀籲請息免其深求逐釋銷案

號肅倫法事

雍正三年十二月分

據原呈婦沈張氏控夫沈國瑞一案沈國瑞既出繼陸姓則不得爲沈氏子矣娶張氏在五十一年則國瑞是娶之以承陸姓宗祠也及至身列仕途未免有貴則易妻之見始娶錢氏則爲妾無疑矣何得尚云奉本生父母之命乎乃該生等不揆經不據禮妄來瀆稟誤矣況不能調處於未控以前而來稟於既控之後更誤矣至沈國瑞之父死又不丁艱已知更非沈姓之人矣若云係沈姓之人一不丁艱罪居何等也張氏爲嫡錢氏爲妾瞭若指掌不必辯也但張氏幽燕強悍之性亦非所以事夫容妾也速改爾性歸事夫子撫其子女仰原差協同親族議一

二妥確內丁忠誠僕婦送張氏赴國瑞任所將張氏所有衣服等物盡行查還着其帶往任所沈國瑞毋貪今日之新人而忘百年偕老之原配也若云沈張氏遠嫁異鄉不若錢氏如狼如虎兄弟之多而任意凌虐三尺具在斷不能貸至錢氏之或去或不去聽其自便可也立案



覆甕集刑名卷五

東敬張我觀昭民甫著

廢經界佔等事

詳看

康熙五十九年十一月分

審看得王文繡具控陳阿和等廢界佔田一案緣文繡荒字號田原屬陳予嘉契賣之田產而陳姓之祭田卽在王田之東向有水溝兩道因先併與徐國清佃種將一溝填種禾稻一溝仍留車水此蓋一人耕種可以併也嗣陳阿和等將祭田自種仍將水溝閘築進水隨於溝塍之內種禾每年收米不及一斗栽收已三年矣徐國清艷此升合嘆王文繡歷以佔種具控

卑職閱

其呈詞忽曰佔業又曰拔苗再曰割稻詞無一定疑爲訟筆點

染是以未曾准行及奉 憲批查據詞庭訊始得爲爭溝界真情查閱地圖合之供証陳阿和等之公田四面無水水由王田北界耳以灌陰悞于栽種以至成詞若謂借田過水而溝屬王姓恐當日予嘉售產未必不顧本宗而併此溝售之自絕其祀祭也况王姓買契並無四至應仍舊貫築塍耳陰至收割之稻三年約計稻穀六斗于陳阿和等名下付給文繡蓋溝雖向有而界實田塍也緣奉批飭查勘事理合將訊明緣由錄供具覆

叩復官街等事

詳看

康熙六十年閏六月分

查得五雲官亭舊西郭之蓬萊館舍 上憲經臨駐節之區也

五雲舊無官亭凡文武公務按臨向在常平倉廳起坐康熙初  
年有僧茂生首發善願於倉之頭門廢址募建平廳五間爲官  
府駐節并過往士民憩足之所東一間設竈燒茶西一間堆薪  
積炭歷年皆僧修葺由來久矣至康熙十七年間倪宦後裔謂  
此官廳基址係伊祖祭產每年索僧賃租二兩四錢僧租無抵  
因將竈拆退後則以東西傍屋出租民人開店每年收租銀四  
兩八錢除償官租外所餘二兩四錢爲修葺官廳并燒茶之用  
五十七年間 憲駕臨官廳查訊約總以此係官地倪宦何得

收租蒙捐清俸建設廳壁 憲書五雲官亭匾額以垂不朽官  
裔倪長庚又以懇存賜典事上瀆 憲轅蒙批仰會稽縣查議  
報併奉 憲檄行查倪官賜地畝數坐落處所并佃戶姓名租  
銀若干曾經前縣姚令遵行各坊都查報去後緣地坐星散陸  
續查核稽案未覆去年蒙 憲清查五雲門外官街古蹟其官  
街業經清理所以官亭并彭公祠以及賜地等處未經查明疊  
奉檄催 卑職 遵傳約總耆民細加詰訊僉稱官亭本係僧造因  
其地係官基以致倪官藉賜混收每年租銀二兩肆錢官亭後  
空地一塊亦係倪官每年收租四錢出租董益周造房二間董  
供再查官廳歷年修葺縣架並無修理之案則其屋係僧遺產

係僧修甚明但地屬官地爲上憲經臨駐節之區在宦裔安得  
妄收租息合請 憲裁將官廳兩傍屋租着令僧收貯除每年  
修葺外餘作燒茶濟衆之費庶官民兩得其益也至董益周每  
年地租四錢自五十八年起至六十一年止應遵 憲諭着令  
約總收楚于茶房處所建閣供神嗣後租錢并着僧收修葺官  
廳至彭公祠并倪宦坐落五雲門外地段以及賜地俯客逐一  
確查另文詳請 憲奪合併聲明

叩復官街等事

查勘得郡城之東五雲門外自門以至梅龍堰橋向有大街街之南北兩旁民居比櫛臨湖更有緯路自明末兵燹之後所存民房不過十之三四而民又取臨湖緯路之便店鋪生業城鎮往來俱出於此而街則日漸蕪莽堙塞居民遂復園佔葢造今生聚日繁爲年亦遠並忘園佔葢造者爲向日之官街也切皇華驛亭在是街之中歷來迎春東郊是屬布德和令之所固不可廢是以張伯靜等赴 轅稟請勘復蒙批 卑職 查報遵查是街西近郡城東接曹娥江乃通達孔道雖民居之南臨湖一帶可通行路但寬窄不等萬一郵傳緊要急切不能飛騎以遞于

是

早職

按街舊蹟所有園佔之處一一查出正在勘丈清理復

奉

驛憲有修築官塘站路之行則此爲往東驛站要道所當

勘復不宜稍有窒礙者居民奉卽遵行各經拆讓又據徐元熙等赴 憲具稟有官街一通店面可改之詞是不但便于民且有益於民矣惟是范巨卿樓房佔街二弓有零亦經拆去二弓穀諸兩隣尚出三四尺彼意冊載屋基南北直長二十六弓今拆存二十四弓對街徐姓房屋南北直長三十弓現多二弓應拆徐姓不應拆范姓也遂赴 藩憲具呈奉批查案轉行到縣

早職

親再勘丈就舊日街址度徐姓之檐階原有未齊再經丈

核實多三尺餘復又查丈南街各民居拆存地基西自鋪街東

至神道衙捱號丈之其間少數尺至一二三弓不等不獨少范巨卿一姓弓口也至于弓口各少之故或謂後讓緯路前補官街然語無可考而臨湖之地現在出入未可久假不行清出况街之東有前天啟時陸舉人舊基階址街之西有古土穀廟尚存則自西而東之大街一直未可范巨卿樓房凸踞其中即使拆齊徐姓檐階而范姓樓房亦不容不拆者也但卑職就經拆復之官街而言查照舊蹟已足五馬並行街之上下可以不必再爲拆淨惟徐姓檐階借佔之處或仍拆去或每年出銀租稅併浴龍池久經淤塞填造民房現今徐天英管業尋丈之池雖載縣誌應否清出統候 憲裁至郵亭後隙地半爲僧人葢茅



施茶其半爲董益周搭造小屋據稱每年認租四錢已奉 憲  
諭允准且非大道應邀免拆其餘一街七街自五雲門以至梅  
龍堰散花亭俱經勘復所有近街浮厝棺槨現飭總甲查遷殯  
埋綠奉查勘事理合亟詳覆

遵批稟縣等事

詳看

康熙六十年閏六月分

山陰縣

覆看得山陰監生王鎬樓房三間向原附于清惠書院之後是以先爲義學既改育嬰堂當日出入俱由中廳至今門戶宛然廳壁猶在前蒙飭查

卑職

反復查勘並訊老年隣居供俱鑿鑿已備載前詳矣乃王鎬固爭此書院在前是典非賣曾經贖回而以後層另契之樓房併入書院致彼無依赴

轅哀懇竊查

書院與後樓之爲典爲賣姑無論也惟書院之建實爲賢守生祠而欲俎豆世世石上文可考也後樓附于書院是故有義學育嬰之設則此爲久長教養之地非可覓餽民房苟且圖一時虛名也且據張瑞供後樓作育嬰院時前

府憲曾飭查議令

給銀五十兩爲房價卷在山邑似非無據若樓屬未絕之產王  
鎬應於此時爭之不得今日執以爲典產而刺刺瀆聽也但王  
鎬旣病且老無可棲依樓與廳房原無干礙可否卽着令看守  
已有斷案不必更慮將來再有侵佔至所追原契與典價任催  
無應非卑職敢于慢視實以隔屬呼應不靈合無併請 憲臺  
檄飭山邑就近催追不致遲抗時日叩沐慈照不淺矣

憲救慘冤事

詳看

康熙六十年八月分

查得秦張氏之侄秦集之秦弘模弟兄本無產業原未分居緣弘模作尉山左置有田數十畝托嬸張氏照料糧務于康熙五十七年間集之將伊弟所置田洪來等號田畝賣于陳潞因而嬸侄訐控于前令任內審未結案既而集之又于五十八年賣盈字號田于其妻弟沈及遠是以秦張氏歷訟至今

卑職

查前

署兩任控訴各詞見有秦弘模於山東寧陽縣典史任內詳縣關內開胞兄秦集之同居未曾分析親嬸張氏未曾立繼所有田畝多係自置等語則弘模之有負郭數坵糧務租息嬸可得而料理兄亦可得而主持不謂兩人因此蔓訟此爭之愈堅彼

棄之不顧棄產者營狡寓于別籍爭訟者爲他人作嫁衣故於秦張氏秦集之赴

卑職

呈控之時諭待弘模歸日聽其清理及

去年四月回籍至八月並無一詞訴及伊產者不欲以田土故有傷手足也乃病故無幾日而秦張氏秦集之復造端具控審供之下集之實無祖業而以弟產一賣再賣悉歸私橐則弟之遺孤將何以自給乎內除所售陳潞田二十五畝秦張氏已經找絕不追外所售沈采章之父沈及遠田八畝現在查追張氏實未立繼而以侄產屢控屢懇認爲已業其中自有樂訟者掇唆之以收漁人利也免究可耳弘模現在田產飭諭查明開列字號存照以杜私賣以絕覬覦

## 前事

審看得衣頂生員秦以成卽集之與已故寧陽縣典史秦弘模同懷兄弟也父伯昭叔幼文幼文無子序應弘模承繼幼文身故之日弘模客外未曾執喪嗣模作尉寧陽所有俸餘陸續寄歸置產均秦集之爲之部署繼因弘模嫡配去世續娶徐氏遂不能如向日一體然兄弟間猶不失手足之誼緣康熙五十七年間家有葬費債務之迫集之遂將伊弟所置之產廢去共三十五畝零于是秦張氏自五十七年歷訟至今前署兩令未經審結於

卑職

任內始斷追所賣沈及遠田十畝者蓋田本弘

模苦積寸祿所置豈乃兄擅售三十五畝之多以致老嫠孤雛

因事訟牘批追沈及遠田十畝以爲孤寡日給之需其陳潞田二十五畝初爲本家用是以計其所費量情不追詎意秦允宰田土是重一本無關復假託秦張氏出名赴 轅控懇奉查

駁審蒙

憲臺一一指明

卑職

敢不秉公確訊惟是田土之應

追與否當訊家產之分析未曾查秦伯昭于康熙二十年病故在外縱乃父果有分產之書而兄弟尚無別籍之限張氏掌之于內集之主之于外實則兄弟本相友愛猶然合爨同居也今據秦張氏暨族人供明當日情事並據秦允宰亦稱五十七八年伯子寫書于父親說賣去田畝併抄粘集之書稿則所賣田畝雖經分析而爲先人殯葬家務費用似非全屬花費槩難一

例俱追者也至沈及遠卽沈采章之父與陳潞均于告案知照  
管冊之後所買及遠屬集之之妻弟此號田畝涉訟已有兩載  
明屬知情且因租穀又經卑縣縣丞吳學禮訊明是以就其覆  
關按追在案再陳潞于五十七年九月立契用銀二百八十兩  
零價買今年正月秦張氏又經我價六十兩更卷內亦並不控  
出陳潞盜買之事所以奉牌查案卑職無一語及之者一以在  
前不曾指名控追一以今日業已找足絕賣也且集之六十老  
人家旣微貧尚無子息若按追其價則于伯侄田土之故恐有  
負 憲臺敦倫重本之化至于張氏夫死無嗣弘模應繼而模  
之詳內仍稱嬌氏卑職據以叙陳非敢必欲老嫠無後但秦允



宰母子現存田尚有五十餘畝其于張氏若欲訟則推以出色  
認之爲姑事畢則拒諸在鄉直如陌路況法在應繼則弘模應  
爲幼文之後而允宰爲張氏之孫豈容不爲膳養在允宰亦有  
應得之罪第張氏在前與侄爭訟今又構怨于其孫似亦反覆  
一長舌耳恐侄與孫終不能善視可否將沈及遠田畝追出給  
以自膳聽其相依何人庶免老寡失所管冊秦士本知照後擅  
行偷除合予重杖再查寧陽縣關文內未曾分析字樣確係洗  
補原屬承發房書辦平光先承行去年奉 本府革役已經外  
出俟關查寧陽印稿嚴拘另究詳覆

前事

查審得秦以成與伊侄秦允宰爲田產訐訟前經審詳蒙 憲批撥允宰名下田十五畝給伊繼祖母秦張氏生爲膳養已具有依領申送在案緣撥田租穀無多除夕祭祀爭論秦以成復又赴 轅具詞詞內併及祭田欠項致蒙檄飭併粘抄呈發 卑職嚴查遵卽拘集訊查所撥給發秦張氏田租緣去歲乾旱其田本屬高阜之處所收歉薄完糧之餘原屬無幾今秦張氏已 是查照具領訖並非空田搪塞也再訊周宇號田畝據秦允宰堅供並無此宗祭田但秦以成呈閱秦弘模手書有議將洞橋小貫等處四畝四分爲父母祭產之語此宗田畝如果現在應

令以成伯侄共相值祭母使棄賣可耳至幼文所欠伯昭銀兩  
當日弟兄關切有無通融原不應作債務論若必執欠債還錢  
之說欲向今之承重繼孫索逋殊爲不情弘模亦曾周急以成  
倘于骨肉間錙銖而較通算抵除適費多言反傷至性矣總宜  
抹煞爲是惟秦允宰于除夕祭祀有失其伯正言規論不應抗  
衡而秦淵如父子又爲袒護情事頗真均當懲治戒飭者也其  
立繼養姑大倫已有 憲臺批斷合再嚴飭恪遵茲不復贅

申蠹鑲衙等事

詳看

康熙六十年十月分

審看得縣屬之王城鎮向有茶亭當嶮新交會之地冬夏施濟茶湯以惠行人有山邑張子英樂善好施捨山四片田十畝供是亭茶湯之用延僧明源董其事迄今幾二十年矣此茶亭之產雖張姓善果亦行人禦寒消渴所藉必不可廢者乃是鎮有張天生本賭徒也于康熙五十八年子英之孫邁千星若落局賭博輸籌無還卽以其祖所捨之山四片私相立契抵與天生其叔張予翰曾控前任懸案未結去年天生又復設局而邁千兄弟又將捨田推抵天生假伊侄張士秀與蔡魁先出名管業謝局割之名也于是茶亭幾廢行路興嗟明源僧與張予翰因

而具控到縣天生抗不赴審翻以誣賭具詞 本府捕憲蒙檄  
飭提以致彼地諸人不平同予翰等聯名赴愬 憲轅發縣查  
審 卑職 查茶亭之田山俱係張子英當日陸續捐置契書俱付  
僧人收執王城一鎮無不知山爲茶亭之山田爲茶亭之田何  
張天生居于是鎮獨坐不知公然價買且驗山田名契止有邁  
千星若書名畫押而伊叔伊母伊兄無一與者是非推抵賭賍  
安肯私相授受歟天生猶堅供並無開賭必須喻安生等到縣  
案及拘赴直供然後詞難遮飾矣張天生開場放賭情真合依  
例枷號三個月責四十板張士秀雖無自認抵算賭欠之供然  
明知茶亭之產不合盜買亦應予杖其山與田應從伊叔侄名

下追給僧人管業蔡魁先所買之田于未審之先卽已還僧從  
寬免議張邁干盜賣田山輕罪不擬外合與同賭之喻安生王  
明先張天瑞張星若各照例枷號兩個月責四十板但張邁干  
係伊叔張予翰呈控自首法亦應免議張星若張天瑞在逃  
王明先有疾俯候拘獲病痊之日另訊發落

情實冤深等事 詳看 康熙六十一年九月分

看得陶甸伯控理愛字號房屋一案查此屋向屬徐姓之產據甸伯呈稱順治年間徐姓先典與伊祖後又我足契價三百十四兩嗣于康熙初年伊兄陶夢渭復出典與原賣之徐姓得價一百兩徐又轉典與同族之陶允中允中卽尊山荆山之父也尊山于四十三年十一月間出典與顧康侯正價一百三十兩找戲頂頭修理共又七十五兩此房已帶于夢渭出典之價矣而甸伯無言也五十五年九月間顧康侯又轉典與今之鈕儀于裁去十兩契載一百九十五兩有業主陶尊山花押而甸伯又無言也及夢渭早故徐姓無人而尊山又亡甸伯乃欲清理

此產直控鈕儀干以爲浮價捏契復又額 憲發查 卑職遵弔

各契由查閱陶尊山出典顧姓契內載有頂頭銀二十兩夫頂頭必係賃典之產然後有此項名色當日似屬轉向徐姓典得之產但甸伯所云屋典徐姓祇價百兩由戲允中又銀二十兩思欲據是一言爲準或贖或找而鈕姓其肯無據而俯聽否若欲向徐姓暨尊山索此浮價又難起九原之人而一一追訊總之此房輾轉出典爲年已遠而又數易其主死者不可復追生者又難價贖似應于現住之鈕儀干名下量出銀十兩給甸伯收領其戶糧除出于儀干戶內完納仍于契內批明永爲鈕姓之業以杜爭端



前事

看得陶甸伯之祖星垣向買徐姓愛字號房屋一所過入陶元茂戶下伊兄夢渭輾轉相授遂爲陶尊山之產尊山典與顧康侯顧復典與鈕儀千數易其主歷年已久甸伯從無一言至五十六年始以賠糧無底具控姚令未審迨職抵任改稱捏造故兄僞契六十年蒙前府飭審職以地存伊戶故有着現住之鈕儀千出銀十兩之斷今甸伯抱贖控轅蒙憲臺批職查報遵

卽弔契傳訊查紹俗舊例產動歸原若此屋果屬甸伯之業當日尊山出典何以甸伯並不列名卽後康侯轉典亦祇尊山一人書押據稱浮價早應控理何五十六年原呈祇以賠糧爲題

耶再查徐姓印契先係尊山交出今甸伯以 藩司契尾爲詞  
因何前審並不呈驗明係伊兄夢渭售產之時祇將老契交付  
今夢渭尊山俱經物故甸伯檢得此尾以爲奇貨可居耳獄貴  
初情之謂何豈容譁張至此乎但產不過戶終非結局屋隔多  
年價難照舊應着鈕儀于于契外量加銀二十兩令荆山另立  
賣契仍出銀十兩給甸伯寫立推旗一面過戶辦課以斬葛藤  
不然惟有照契回贖不得以浮典二字藉爲口實也

盜掘祖塚等事

詳看

雍正元年六月分

會看得生員胡弘道等具控金灝卽金伯英發掘祖墓一案查其詞稱始祖宋兵部尚書公勅葬雲門白水塘夫人呂氏分葬張家山有續葬尚書公衣冠墓遭金伯英父子焚白水塘秀穴盜掘盜葬等情是明指尚書公之墓也

卑職

奉

憲批查已經

前詣其地勘得金伯英之墳隔遠尚書公墓五六里且地自周賣與蕭蕭賣與僧僧賣與金伯英葬經二十餘年現有原業主之子孫周予覺蕭又良僧人慧先等口供鑿鑿也尚書公之墓葬在雲門白水塘有府縣誌可據并有王海日公碑文可憑豈曰無之緣胡弘道以胡爾通張益躬爲見証必以金伯英發掘

公墓蒙

憲批飭

卑職

等會審茲遵訊據胡爾通供金家開掘

下去見有石灰之下有石板石板之下爲尚書公之穴問其此等情形在于何年月日據爾通供四十二年十月十五日掘的據張益躬供是四十年十月裡光景則與金伯英供葬墳二十年之語相符矣

卑職

等訊供至此無論所掘者是尚書公古墓

卽庶民冢亦豈容任其發掘爾通等旣見伯英開掘之時何不明報于墳主何不聲明于地方隣佑公衆鳴官究治何不言于二十年之前而言于二十年之後再訊弘道祖墓之字號彼亦茫然不知又稱或者先前子孫賣與別人未可知的似此一無憑據之事欲承問者讞實其罪難矣總之伯英之墳隔遠胡

公墓五六里路可以豁弘道之疑可以明伯英之寃可以結此案卷也再胡弘道聞知早職有履勘之行彼于九月二十八日肩輿省墓當被金爾安糾人用絲牽至公庭指爲發掘伊不訊屬影响之事弘道爲祖墓而訐控反爲祖墓而受辱以致三學之不平早職等將爾安杖懲以舒多士之忿以雪弘道之怨餘槩從寬免議是否允協早職等未敢擅便伏候 憲裁

叛制橫奪事

詳看

雍正元年十月分

山陰縣

看得山邑武生葉鏐之控監生薛陳嶧也康熙四十九年鏐兄葉文之憑中范接三等用價二十八兩契買錢陳氏田二畝二分過戶輸糧田內厝氏姑一棺氏于五十五年遷去將此厝基喚出焚繩武等得價十二兩契賣于薛爲業以致計控五十八年署府尚批發山邑詳文仰會稽縣查報緣正署兩易懸案未審今春二月蒙前 府憲俞批葉鏐呈到縣遵卽提齊研訊蓋一棺之地何須出價多金而已賣之田豈容割裂數尺訊據薛洪九供止作圍堂並不造坟再據焚繩武供賣地係陳氏央中則所控婪秀霖佔爲過情之詞矣但查葉契並無留坟祭掃之

語而此基實在二畝二分之內棺既遷移地應歸主惜乎薛洪  
九計不及此誤墮陳氏術中空拋十二金于流水耳相應追銀  
入官姑念陳氏已沒伊孫遠颺無從着落亦惟起地歸葉取遵  
依報查以清積年塵案是否允協伏候 憲裁

極叩 憲恩等事 詳看

看得傅葉氏之控倪昇士等也康熙六十一年間葉氏孽子傅開山將烏秋官字號田共二十七畝憑中余士美等契賣與倪昇士爲業又將官字號田四畝二分憑中于子昇等契賣與王禹文爲業嗣後忽爾潛逃該氏探知田經子賣冊書俞公輝并將烏秋字號田開除控縣審理 卑職以開山行止不端呈案被

逐通國皆知昇士爲傅姓西賓乃竟冒昧成契訊之原中張漢三供不知情并稱傅韜岩代書代押而韜岩又不到案似有情弊爰定田歸葉氏俟弋獲開山追價之斷王禹文控案亦同雍

正元年十月前署府陳 批倪長康呈飭審 卑職查前斷祭田



葉氏既經別售而開山杳無獲日將官字田十畝照勢歸倪具詳奉批烏秋二字號田亦應按律斷前買主管業又批王禹文呈到縣着將原契給還王姓收執管業葉氏不甘今正奔懇

前憲王弔查原案批令照府縣斷遵行在案恭遇 憲臺蒞浙

百度維新鋤強扶弱該氏望光懇轅蒙 憲臺批 職 查案審報

遵卽虛衷研訊原被各供堅執如初查田產正行交易自應三面成事昇士等明知開山有母而當日兌銀一供開山收進一供賴岩兌的在葉氏實不知也今控盜佔假契未爲過情但開山雖屬不才實爲傳門之子若得銀賣產終身潛匿圖其母控告遂使契價盡付東流亦難服買主之心矣 卑職 微員既不敢

執一己之見又何敢違 前憲之批合將原卷并各弊劾恭呈  
憲案在 憲臺秦鏡高懸自有明斷此田應歸葉氏或歸倪王  
兩姓伏祈 憲裁批示遵行

玷賢欺憲等事

詳看

雍正三年二月分

查得會邑之古小學原係善法寺之故址有明嘉靖間郡守洪

公

諱

珠者奉詔天下各建社學公遂卽其址改建之又以宋大

儒尹和靖先生南渡播遷于越創興文教道接正傳因肖像祀

之以爲後學楷模此古小學之創始也厥後歷久漸傾天啟間

有邑紳劉念臺先生

諱

宗周者言于當時諸公共勦整葺復其

舊制並設洪公木主于中楹及從祀四賢手著記文載在邑乘

班班可考又于其後建證人書院先生日聚徒講學于中而文

教益盛先生歿衆門人及繼起者卽供位于中以從祀焉是古

小學之奉祀尹洪劉諸先生亦猶文廟之配享名宦鄉賢而

非尹劉二姓所得而私有也明甚夫何劉氏裔守祀劉子本潛將東西兩廡私典與胡俞二姓拆毀改造于是有自稱和靖後人名尹詣者起而爭之與劉子本之子劉景行兄弟于康熙五十四年間互相訐控奉前 學憲汪併批前 府憲俞轉飭縣查前任姚令躬親履勘集訊衆供考諸邑誌碑墓叅諸輿論契議脩得其情議以劉景行兄弟不合盜典着出半價在契諸人不合說合着出半價共湊足各原典契銀共四十七兩七錢而胡俞二姓明知故與于應歸全價之內各罰出一半入官以爲修理復舊之資押追出屋以古小學還古小學另募看守之人嗣後只許尹劉兩姓子孫歲時祭祀不得仍前視爲私室等因

詳覆 憲案轉奉前 學憲汪批飭如詳取具尹劉二姓各遵

依並令設法修理另擇董理看守之人飭行在案嗣因估修工

費浩繁而前項議罰銀兩又無追繳遷延日久姚令去任

卑職

于康熙五十九年三月承乏到任又奉前 撫憲朱疊檄嚴催

飭修於時

卑職

親承前

府憲俞指畫經營各竭力捐資鳩工

庀材擇日興工其時尹諸兄弟在工亦未嘗不冀其相助爲理

而無如其假公行私串匪偷運在公灰木事發奉 府憲斥擯

遴舉府庠生朱翼贊魯志道孟鳳苞祝雲等詳奉 憲委董理

其事凡五閱月而告成功共計費工料銀四百餘兩造冊詳覆

在案蒙前 府憲俞亦手撰記文勒諸石傳示後人以永絕尹

劉二姓之覲覲

卑職

亦附有名焉再查府誌寓賢尹

諱

焯本洛

人金人陷洛閨門被害焯死復甦劉豫以兵劫抗不屈夜徒步

渡渭潛去後其壻邢純迎養于越居二年而卒葬石帆麓又洪

郡守建學時有臨海趙

諱

淵碑記嘗求先生之後與墓而未得

焉迄今又二百餘年忽有尹諧等自稱和靖後人胡爲乎來借

云是其宗支而古小學確係在官崇祀歷有名證實非諧等所

得而私況復屢犯斥逐玷辱名賢更有何顏尚敢捏詞瀆

以致諸生朱翼贊等環請急白其事

卑職

身親其程用敢脩陳

顛末伏惟

憲臺電察施行

飭行事 詳看

雍正三年九月分

查得所轄沿塘一十三舖俱遵額制安頓大路間有舖舍顏敝  
僦居民房亦皆就近安妥並無貽悞惟東關一舖向與撥兵同  
住致有舖兵戴祥與撥兵吳予先爭奪舖基登控 前府 俞

二憲並蒙飭查

卑職

因念舖撥郵傳均屬公事議令各安舊址

着吳予先將新造草房二間卽行拆毀退還舖基詳覆 前府

姚蒙批如詳發落仍卽移營勒令吳予先等將新造草房二間  
作速拆毀退還舖基報查繳蒙此遵卽移會紹協右營守府轉  
飭撥兵吳予先取具遵依去後案經日久未准移覆又爲撥兵  
強佔事本年二月初六日蒙 本府 票文據舖兵戴祥呈告撥

兵吳予先等抗斷強佔舖基等因又蒙飭催移營再四不覆

卑

職

揆思撥舖同居若果相安舊址似可無用更張奈今營舖不

洽惟有另覓隙地構造營房使營舖兩安永息爭競已經上年

八月十三日申明

憲臺荷蒙俞允復奉檄催安敢稍懈卽于

東關塘側覓得隙地一塊離舖不遠

卑職

勉捐薄俸鳩工庀材

謹擇于本月十八日興工蓋造營房二間安頓營兵居住仰祈

憲臺俯念

卑職

一片辦公實心安戢營舖微意轉詳

督憲檄

飭營兵吳予先等將從前蓋住房屋槩行遷拆清還舖遞舊址  
庶幾各辦乃公永息爭競之端矣



前事

看得戴祥控告吳予先等一案緣雍正元年二月間蒙 聖驛

道憲清查舖基撥兵吳予先疑爲舖兵戴君德稟請而來至六月初八日夜將戴君德載船而去戴妻章氏投明總練梁於一等具報 前府憲批 職查報隨蒙 鎮臺批吳予先等呈令中

軍會審當經審明以從前文武衙門安設撥舖傳遞公文均屬正務可否飭令照舊居住但不得租與民人亦不得倚此爲例等因具詳蒙 鎮臺將吳予先批飭中軍重責蒙 前府憲批縣根拿船戶究詳緣勘田議賑日無寧晷稽延到今恭遇 憲臺蒞任整綱飭紀萬姓沾恩二月間蒙 憲批戴祥呈飭審道

卽集犯研訊查吳予先所犯業經中軍責懲而丁仲華諸人自應錄供定擬維時撥兵與舖兵角口旁人正宜勸息仲華乃予先親屬實爲船主而船戶目擊吳予先將君德掙入船中輒敢撐來撐去迨後又將君德掙在河岸飄然而去是朱子華之顛播未必非仲華默授意旨也合將丁仲華朱子華等分別杖責以爲助虐者戒至舖基之上吳予先有屋二間徐五全有屋一間其來已久仍照前議令其居住不許租與民人所蓋新草房二間勒令拆毀清還舖基庶兵民各有界限而郵遞不敢稽遲爲此備由開冊具申

前事

看得東關驛舖基載在魚鱗冊內其來舊矣撥兵吳予先有屋二間徐五全有屋一間居住此地亦非一日本年二月間奉

捕廳轉奉

鹽驛道憲飭查舖基有無侵佔

卑職

隨委典史查

勘申覆在案乃予先等疑爲舖兵戴君德稟請而來遂于六月初八日夜與之角口船載入城戴妻章氏投明練總梁於一婁佐臣等具報 憲臺蒙批仰會稽縣遠查報隨奉 鎮臺撥兵

俞德卽吳予先等呈批令中軍會訊照會到縣遵卽提齊原被八等于公所協同查審蓋撥兵各有安插未便于舖基之上造屋名租而舖基近奉清查何得因公務相爭挾嫌互控吳予先

等呈稱文武會勘斷令舖兵居東撥兵居西之語既無案卷可稽卽任壽等呈稱撥兵向住海姑廟內近將舖舍冒作倉基之語亦年遠難信但據冊書陳伯良供十三年間里遞替撥兵蓋屋等語則相沿已久且係從前文武衙門安設撥舖傳遞公文均屬急公正務擬合詳請 憲臺可否飭令照舊居住兵舖兩安但不得租與民人亦不得援此爲例至所報打鬥奪去等事訊據吳予先堅稱同到五雲舖講話並不相打但以黑夜抑勒入城不無恃強情弊本應責懲屆當亢旱可否從寬姑宥出自憲恩非 卑職所敢擅便也

朋佔官產等事

詳看

康熙六十年二月分

山陰縣

看得山邑朝京坊清惠書院乃前郡憲鐵嶺李公守紹時清操一節而有惠政于民是以郡之紳士當其旣去而祠以祀之且樹碑并誌其思焉其祠前爲門中爲堂奉李公木主後爲樓當日曾設義學于此旣又爲育嬰之所併有水臺門樓屋二間向係租賃與人在張瑤之父提舉張漆買置此產時有書院之建提舉樂捐而諸紳士遂共相落成顏曰清惠祠之所由來也先是俞天佐曾爲本坊總甲書院屬其看守今爲錢恩居于祠旁漫不爲理而瑤又于先年將後樓出典與原賣主王周侯王又轉典他姓張瑤雖供因是祠年久頽敗以後樓二十五金典價

爲修葺之費竊意李公清惠之風久被于紹而紹人不怠崇報  
遂建斯祠曾幾何時顧不肖相與授受若再數年而求所謂清  
惠書院者併其名而不可問矣俞天佐一介賤役能毅然叩

憲勘復卽因私怨不可謂非義也張瑤王周侯典贖在官房屋  
大有不合原典樓價于張瑤名下追出現今中堂椽瓦坍塌卽  
以此項估計充修于王周侯名下脩價贖回所典樓房仍歸書  
院其沈王兩姓已是民典民產可否免議錢恩現充該坊總甲  
不爲清查任聽盜典應予責懲再查書院地糧尙屬王姓戶下  
合請 憲臺檄飭山邑收除另立以便輸納所有水臺門樓屋  
二間可以賃租儘足收抵糧務并查追原契附卷以杜再售 卑

聯

更有請者紹屬之先賢名宦祠與書院在在俱是其先型芳  
躅有足使人觀感而興起者繫于世道誠非細故如有傾頽荒  
穢設法修葺是屬有土之責若有侵佔盜賣與典雖係原主裔  
孫亦應按問加等之律飭行各屬一體遵照庶不肖無籍之徒  
有所畏忌而名教之地可以永存

祖屋指贖等事

審欵

康熙六十一年四月分

審看得下望坊間字號房屋一所于康熙三十九年有鍾贊虞立契典與俞雲章雲章住經二十餘年矣今年朱淵等乃以是爲祖屋前萬曆時原典鍾姓得價五百今以原價往贖不允具控查弔契書訊取原委鍾贊虞已無其人而鍾之原典契又無從查驗原典若干已無可據據俞雲章謂係鍾姓之產朱淵等非原主不應過問但查歷屆發冊于朱良戶有間字數據再訊管冊則云現係朱淵等完糧則此爲朱姓之產自非虛語惟是此房雖非絕產然自萬曆至今百數十年由朱而鍾而葉又由葉而鍾而俞數經轉手且滄桑之變兵火之餘倘無住屋之人



則一椽一瓦安得尚有故物耶而朱淵等忽于鍾姓無人之時  
自認一百數十年前之業主與詞求贖大非情理矣至俞雲章  
當日多金典屋不詢屋之由來草率立契契又不呈官投稅宜  
有今日之訟但糧在朱姓戶下以基地論應令俞雲章備銀五  
十兩作買地基之價另備銀十兩爲三十九年以後糧費並給  
淵等收受查明字號分數將糧推除俞姓戶下更不必立契卽  
以此審案爲據契不投稅本應照罰念非絕產捐銀五十兩充  
修明倫堂仍照契納稅可耳各遵照行併書備案

富豪盜秀事

審讞

雍正二年十一月分

審得章廩章應元章卜旣之祖子康熙四十六年買得孫魯氏  
官字號山一畝七分零稅收葬祖管業輸糧歷今無異作中者  
卽魯氏之親侄魯安正也因山有舊坟一穴係魯氏之壻宋千  
才暫葬并批遷坟之後山歸章姓迨後千才棺遷別地魯氏身  
故伊子俱已早亡伊侄安正向章姓情借仍葬千才舊墳安土  
一十二年矣有孫魯氏遠族孫子實不知章姓勢內有遷坟歸  
地之批併不知魯氏復葬爲安正情借私將魯氏骨殖移葬章  
山墓側將原穴賣與王康侯造坟築壙無怪章廩等有富豪盜  
秀之控也庭訊之下子實狡供魯氏之棺遷于嶧邑與伊夫合

葬以飾移棺盜賣之愆無如章姓之管山王榮先親見魯氏骸殖以棺易瓶私埋章山再詰之子實理紕詞窮始供實情王康侯買山不查來歷以嶮邑五十六都無除之推頭作會邑虛掛已戶之堅糧似有婪秀隱情應予杖儆念伊年老被愚從寬免責王榮先爲章姓管山之人而反于子實賣山時列名作中深屬不合杖懲不枉孫子實起久葬之棺盜賣得價本應按律究擬追價入官但該犯年將就木貧窶堪矜薄責免追仍着王康侯十日內遷去生墳并着孫子實將魯氏骨殖仍葬舊所俾死者得安窀穸山聽章姓管業子實康侯均不得過問統取各依領存查附卷立案

威逼斃命等事

審讞

雍正三年五月分

審得王君輔告董德孚陳維源逼斃其嫂王姜氏也毫無實據而事起有因先緣德孚有原買胡姓推字號桑地一畝二分于康熙三十三年轉賣與姜氏之夫王君達得價銀四兩至四十八年君達物故乏殮伊妻姜氏卽將此地活戲與陳維源地雖數易其主而其號糧仍存原業主二十三都二畝二甲胡彩戸下承糧貪匿稅弊久不過割以致滋訟此紹俗之錮弊也上冬姜氏同子元祥備價回贖此地陳維源婪賔湊錦賄挽董德孚原主回贖姜氏不允本年二月互控到縣批處不結適姜氏病故而君輔遂以威逼控亦妄甚矣若論未割之產非非賣絕似

可議贖但董可取贖于王胡亦可取贖于董勢必輾轉相尋葛  
藤不已况董德孚賣經三十餘年產未贖輒採桑姜氏之病未  
必不因此起庭訊之下其子元祥哀籲堪憐其地斷歸王元祥  
永執着該冊書推收過割董德孚陳維源不得再思翻異熱審  
免杖取供立案

勘詳漏課等事

審讞

雍正三年十月分

審得諸臣魯德凡盜蔭一案緣有已故趙天宇與魯德凡故父魯易之合買人字一百九十五號地一畝七分五厘構屋而居在二十二都四甲立戶陳黃傑各承糧八分七厘五毫對半管業趙天宇物故其妻蔡氏扞賣三分五厘歸與魯德凡造墳故魯該一畝二分三厘五毫後蔡氏再醮其子趙世德飄零在外有天宇姪孫趙應選趙子千亦各父故母醮出繼異姓應選出繼伊舅諸臣爲子臣見趙姓無人先將其父棺借厝其地後見世德物故旋卽安葬造墳捏寫應選母子賣契於康熙四十年串冊稅收偷將陳黃傑戶下撥出地五分二厘五毫裝入已戶

辦糧此地竟爲諸所有矣孰知趙子千故父亦塋此地曾經告奪亦暗將陳黃條戶下偷付地五分二厘五毫別戶承糧致使魯德凡老戶缺額是以三姓混爭界限今春魯德凡砍取風倒栢木一株諸臣卽以盜蔭具控互訐不已批飭查文歷吊前屆發冊按核情詞諸臣奸謀盡露庭訊之下應選猶祖繼父奪趙姓之產以歸諸薄責以懲其悖本應押遷姑念各墳安葬已久着諸臣趙子千各出銀五兩別買祭田歸還趙天宇父子以延絕祀仍着應選子千輪年值祭以存趙氏之後差協各冊書將五分二厘五毫墳地諸趙兩姓均分餘一畝二分二厘五毫仍還魯德凡糧額各清界限以息紛爭取各遵依報繳發讞立案